

明清名案

何力 编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明清名案

何 力 編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9年·福州

明清名案

何力 编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州市郊区文化印刷厂排版

福州市东门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5.375印张 2插图 341千字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50

ISBN 7-211-00692-7

G·456 定价: 4.40 元

目 录

丞相之死.....	(1)
失踪的皇帝.....	(20)
第二个岳飞.....	(42)
贵妃的阴谋.....	(65)
篡政的太监.....	(82)
王子弑父.....	(103)
四十年悬案.....	(127)
内阁里的杀机	(148)
东宫风云.....	(168)
短命天子与红丸.....	(191)
九千岁恩仇记	(211)
摄政王千秋功罪.....	(237)
真假“朱三太子”	(256)
谋财霸产的义王.....	(279)
雍正“夺嫡”之谜.....	(296)

年大将军之死	(315)
皇后丧礼的风波	(332)
乾隆下江南和“伪奏稿”	(351)
一代贪相	(374)
禁门之变	(396)
血溅法场的宰相	(425)
末代“皇太子”	(449)
附录：明清历史年代简表	(474)
后记	(484)

丞相之死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明代洪武六年（1374年）七月的一个夜晚，南京城西华门旁的一座大宅院里人声鼎沸，到处是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家丁们眉开眼笑，互相逗乐，连门口的一对石狮子好像也张大了嘴显得更威风起来。因为它们的主人胡惟庸，今天上朝，在金殿上叩谢圣恩，接受明太祖朱元璋的封诰，成为主管中书省的右丞相。中书省是全国最高政务机关，左、右丞相均空缺已有半年。胡惟庸虽然实际上主持中枢政务已有不少时间了，但太祖一直没有正式封他为丞相。如今一道圣旨使他名正言顺，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他怎么能不让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呢？

胡惟庸端坐太师椅，听任众人的恭贺。夏夜炎热，蝉声震耳，虽然丫环在旁不停地摇扇，他的汗水仍沁透了蟒袍。

想当年，太祖起兵之后，胡惟庸在和州投靠红巾军元帅朱元璋，充当元帅府奏差。由于他机敏精干，善于察言观色，得到朱元璋的信任。朱元璋委任他为宣使，又放到宁国县任主簿。以后，又升为知县。

胡惟庸素有大志，在宁国为官堪称勤勉，得以调迁吉安

通判。经过一番努力，他又被提拔为湖广佾事。吴王元年（1367年），朱元璋称王。胡惟庸以黄金200两贿赂相国李善长，李善长向朱元璋推荐胡惟庸其人可以重用。于是朱元璋召胡惟庸到王府为太常寺少卿，不久又升他为寺卿。胡惟庸此时自然尽心尽力效忠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于1352年投奔郭子兴为兵，参加了推翻元朝的战斗，经过10多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成为剪除群雄的君主。他于1368年在应天建立大明王朝，将应天改为南京，重用家乡淮西人士，形成了以淮西官僚为主体的统治集团。淮西集团的核心人物是丞相李善长，而胡惟庸是李善长的亲戚，也是淮西集团的中坚人物。由于李善长的援引，胡惟庸于洪武三年官拜中书省参知政事，进入核心权力机构。

然而，胡惟庸在通向丞相的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朱元璋重用淮西旧部，李善长在吴王时为右相国，称帝后为左相国，又改为左丞相，是朝廷中第一号权臣，再加上他的儿子又是朱元璋的女婿，俨然是一棵势可参天的大树。胡惟庸紧紧依靠这棵大树，所以官运亨通，一升再升。但是，非淮人官僚把他们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处心积虑要限制他们势力的扩张。

刘基就是淮西官僚的一个劲敌。

刘基是朱元璋的军师，擅长出谋划策，朱元璋完成一统天下的大业，他的功劳最大。但因为是浙东人，皇帝只封他为诚意伯，享岁禄240石，比起李善长封为韩国公，享岁禄4000石来，显然是不公平的。刘基代表浙东官僚的势力，与淮西官僚暗中较量。

一次，李善长的亲信中书省都事李彬犯法，李善长向御史中丞刘基求情，请他高抬贵手。

刘基冷笑道：“身为大臣，知法犯法，难道可以饶恕吗？”李善长虽然是丞相，但刘基执掌司法大权，见刘基毫不留情地反问自己，一时竟无言以对。

刘基又说：“圣上到汴梁大会诸将，我们留守南京，理当秉公执法，否则圣上回京，怎样向他交待。我劝相国切莫以个人私情损坏了国家的法令。”李善长只好闭口不语。

刘基马上修书一封，派人火速呈报朱元璋。朱元璋一看李彬犯法证据确凿，不禁大怒，立即批准将李彬处死。

信使星夜将皇帝的旨意传回京师，驿马不停地奔跑，一站又一站地传下去。

刘基接到圣旨，马上将李彬从牢中提出，押往刑场斩首。李善长气得跺足不止，对周围的人说：“刘伯温竟然目中无人，诛杀淮西大臣，将来决无好下场。”

刘基深知淮西官僚势力很大，但他也知道朱元璋是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既重用淮人，也利用非淮人来牵制淮人，眼下还不会有什么危险，因此照样我行我素。

朱元璋回京之后，和刘基商量丞相的人选。刘基对皇帝提出的人选一一进行评论，直陈己见。

朱元璋说：“李善长怎么样？”

刘基答道：“李善长能够调和诸将，又是元老，可以胜任。”

朱元璋大为惊讶：“李善长多次要加害于你，你怎么还替他说好话呢？”

刘基回答：“那是个人之间的矛盾，但我作为圣上的谋臣，理当以国事为重，回答圣上问题必须出以公心！”

朱元璋本来是带有试探之意，听刘基一说，龙心大悦，于是又连续问了几个人。

“杨宪为相如何？”朱元璋盯住刘基问道。

“杨宪有相才，无相器。当宰相的人必须心如一池清水，以义理为衡量一切的尺度，而他却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任相，必然会搞得一败涂地！”朱元璋听后又不胜感慨。因为杨宪是刘基的至交好友，而刘基居然不替杨宪说好话，显然是坦荡君子。

“汪广洋为相如何？”朱元璋又问。

“汪广洋太浅薄了，难以胜任宰相之职！”刘基毫无忌惮地说。

“那么胡惟庸呢？”朱元璋心想，这下你总该作出肯定的回答了吧。

谁知刘基露出不值一提的神情，连连摆手道：“此人是一头小牛犊而已，哪里能承担如此重任呢？如果任他为相，必然是车损犁破，把事情搞得不可收拾！”

刘基一番评论，多少有点打动朱元璋的心，尤其是他回避亲疏、大胆直言的态度，使朱元璋非常欣赏。朱元璋说：“我的丞相，最合适的人选是先生你了。”

刘基并非没有相才，也不是不想治国平天下，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只是，他深知淮西官僚在朝廷身居要职，自己孤身一人担任丞相，事实上是徒有虚名而已，即使要想有所作为，也只不过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况且，朱元璋也不是一个容易陪伴的君王，伴君如伴虎，莫如敬而远之，不要涉足丞相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是非之地。

想到此，刘基坚决辞谢：“不是臣下不愿意为圣上效劳，只是我自知有许多毛病，又不能够承担繁重的事务，如果勉为其难当丞相，必然要辜负圣上的大恩。天下何患无才，愿明主悉心求之。但圣上所问及的几个人，我确实认为

他们不适合为相。”

刘基的话，虽然对几个人选都有微词，但对杨宪却是小骂大帮忙，对胡惟庸则是当头一棒。胡惟庸岂能善罢甘休。只是皇帝颇倚重刘基，一时奈何不得，须要等待时机下手报复。

胡惟庸赶忙找李善长商量。

杨宪是山西人，官至御史中丞，也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能干官员。他急于当上丞相，便与检校凌说、高见贤、夏煜等人轮流向朱元璋告状，诉说李善长无能。朱元璋说：“李善长虽无宰相之才，但与我同乡，起兵之初就跟随我，南征北战，劳苦功高。我作皇帝，他自然应该当宰相。你们不必多说了。”但是朱元璋心里也觉得李善长不太干练，因此一度动摇不定，想立杨宪为相。他的心意，自然被胡惟庸探听到了。

胡惟庸对李善长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皆不能当大官了。请丞相早定大计，好自为之。”

李善长点头称是，于是李、胡二人联合起来，告杨宪犯有诬陷他人之罪。

朱元璋一向偏爱淮西官僚，又要借重他们统治天下，在淮人与非淮人官僚的斗争中，他当然要支持淮人官僚。于是，杨宪被押往刑场处死了。

胡惟庸鼓动李善长乘胜追击，又到朱元璋面前挑拨皇帝同刘基的关系，百般攻击刘基。洪武四年，胡惟庸唆使刑部尚书吴云弹劾刘基犯有大逆不道的异志，妄想占据有王气的地方为墓地。朱元璋似信非信，但竟然下令刘基免死，回乡闲住。

为了搞好力量平衡，朱元璋又下令罢免李善长的相职，任命高邮人汪广洋为丞相，胡惟庸则为左丞，协助汪广洋处

理中枢政务。

汪广洋在相位两年，倒也风平浪静。但朱元璋终于发现汪广洋远不如胡惟庸用得顺手。洪武六年正月，汪广洋被调任为广东行省参政，胡惟庸主持中书省。眼见着大权在握，胡惟庸更加小心翼翼。

经过半年的考察，朱元璋终于下决心任命胡惟庸为右丞相了。

这就是胡惟庸通向丞相之位的艰险历程。

想到此，胡惟庸只觉得心头热血往上直涌，他感到兴奋之际又有些胸闷，似乎气都透不过来，心中难言的隐秘、仇恨、恐惧也在煎熬着他，他居然瘫坐在太师椅上了。

机关算尽太聪明

刘基被勒令回家闲住之后，终日郁郁寡欢，无所事事。一天，传来了胡惟庸拜相的消息，刘基大惊失色。良久，仰面长叹道：“胡惟庸得志，必然成为百姓的祸害。如果我说的话落空了，那还是百姓的幸福呢！”

胡惟庸早就派人暗中监视刘基的行动，听到刘基这样的言论，旧恨新怨一齐涌上心头。于是向皇帝告了刘基一状，革掉了刘基的俸禄。

刘基无奈，只好到南京请罪，一去就大病不起。

胡惟庸心中暗暗得意，顿时想出一个主意。他唤人请来医生，与医生密谈了半天。医生起身时面有难色，但想到丞相的威严，只得唯唯诺诺，随着胡惟庸到刘基病卧之地去。

医生是奉命替刘基诊视疾病的。

刘基吃了医生带来的药，只觉得肚子胀得紧紧的，饮食

不进，病情更重。他挣扎着去见皇帝，泪流满面，说道：

“臣今日肚内有一块硬结，好象拳头一般大小，想必是无法治好了。”朱元璋想起军师当年的功劳，不禁心中惨然，于是派人护送刘基回家。

回到浙江青田，刘基不仅终日不思饮食，而且又泻起肚子来。一个月以后，腹泻不止而死。此时已到了洪武八年。后来，在朱元璋处死胡惟庸之后，有人告发，原来刘基是被胡惟庸派人下毒而致死的。但在胡惟庸炙手可热时，有谁敢讲出事实真相呢？就是讲出来，还不是落个诬陷丞相的罪名白白送死吗？

除掉刘基，胡惟庸出了一口恶气，更加胆大包天了。他掌握中书省，一切内外诸司密封奏告皇帝的文书，他都先拆开了看了。凡是对他不利的则隐匿不报；重大事情，不请示皇帝就擅自作主，满朝文武都不敢违背丞相的意见。

偏偏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他就是魏国公徐达，居然向皇帝密奏胡惟庸奸邪。

徐达是元老重臣，又是淮西嫡系，朱元璋对他一向器重，胡惟庸当然要畏惧他三分。徐达也不把胡惟庸放在眼里，一次面见皇帝时，一五一十地把胡惟庸的种种劣迹加以揭露。朱元璋听后不以为然，虽不便驳斥老臣，但仍当做耳边风。他心想：胡惟庸是新贵，与元老难免不和，当丞相总要处理事情，怎么是图谋篡权呢？胡惟庸还不至于如此大胆包天吧。于是劝徐达肚量大些，不要与丞相过不去。

胡惟庸的耳目立刻将徐达在皇帝面前告状之事禀告相爷。

不听便罢，听后胡惟庸火冒三丈，大声叫道：“好你个徐达，倚老卖老，竟敢太岁头上动土，我决不会让你太平无

事！”

徐达为人谨严，胡惟庸东找西寻，却没有抓到象样的把柄，一时无法对徐达下手。

胡惟庸朝思暮想，如何搬掉这块挡路的大石头？在皇帝面前进谗言是无济于事的，朱元璋对徐达了如指掌，深信不疑。捏造徐达的罪状，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丞相权力虽大，却不能对一个国公任意处置。

“不除掉徐达，终究是心头之患！”胡惟庸不禁愤然说出心中的隐秘。

“相爷，在下倒有一计，只是……”站在胡惟庸身旁的幕僚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有话便讲，何必迟疑！”胡惟庸不耐烦地挥手示意快讲。

“依在下之见，干脆将他……”只见幕僚上前耳语，胡惟庸听后默不作声，想了一会儿，沉着脸对幕僚说：“此事依你之计，但千万要谨慎从事，切不可透露半点风声。”

“相爷放心，此事我亲自去办。”

望着幕僚离去，胡惟庸似乎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但却感到疲惫已极，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如入梦乡。

且说这幕僚出了相府，径直往西南而去。他沿着内城的护城河踽踽而行，边走边探看身后有无面生之人跟随，就这样鬼鬼祟祟来到一座围墙高大的府邸，却又不愿上前通报姓名。

只见他向守门人招了招手，便往一边慢慢走去。

顿时，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飞步跑来。

“先生唤我作甚？”发话的是魏国公徐达府中的守门人福寿，他声音宏亮，发自丹田，一听便知是颇有几分武功的

壮汉。

“福寿贤弟，莫要高声，且去舍下饮酒再说。”

“既然先生有请，恭敬不如从命，在下就愧受了。”福寿见相府的先生有请，并不推却。

两人边走边说些笑话，一同来到幕僚家中。

酒过三巡，福寿忍不住又问：“先生找我到底有何见教，请照直说来。”

那幕僚听了并不回答，反而微微一笑，问福寿说：“贤弟在徐老爷府中守门，常有外快好处否？”

“先生笑话了，徐老爷为人正直，到他这里走门子的并不多见，哪有什么好处让我得呢。就是有人敢送银子给我，我也不敢私下收了。让老爷知道，怕连饭碗也砸了。”

见福寿如此回答，幕僚不禁心头得意。于是他凑到福寿耳边说：“我有一笔横财，就不知你想不想得它？”

福寿忙问：“如何不想，只是请先生讲明要在下怎样效力。”

“我家相爷在朝中掌握大权，满朝文武对他俯首贴耳，你若肯为相爷出力，少不得将来的富贵荣华。”

福寿再问：“在下一个守门贱人，怎能替相爷出力？”

“自然可以，只要你敢干，有事相爷替你作主，包你太平无事，还要赏你重金。”

“请先生明说端委。”

于是幕僚便把徐达如何同胡惟庸作对之事说了一遍，“如今相爷要除掉徐达，怎奈府上戒备森严，贤弟武功高超，刺死徐达，不费吹灰之力。事成之后，你便远走高飞，坐享富贵。”

福寿听后大惊，但又不敢表示反对，只是默不作声。想

了很久，他对幕僚说：“此事非同小可，待在下回去仔细计划一下，请先生静候消息。在下出府已久，就此告辞了。”

福寿出了幕僚家，便三步并作二步跑回徐府，见了徐达，将事情和盘托出。

徐达听后大怒：“大胆奸贼，竟敢谋害大臣，待我向圣上奏他一本。”

徐达立刻将事情奏告皇帝。朱元璋一听，立刻召胡惟庸上朝。

胡惟庸听朱元璋质问有无阴谋徐达门人图谋不轨之事，知道已被福寿告发。但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怎能承认。于是推得一干二净。

“陛下息怒，臣实在冤枉。国公告臣，全系他自己捏造。那门人与幕僚所谈，毫无旁证。安知不是门人凭空编造，妄图加害于臣，请陛下派人查明。”朱元璋派人将幕僚与福寿捉来审问。那幕僚只承认二人一起饮酒叙谊，并无阴谋不轨之事。朱元璋正要用胡惟庸辅政，宁可信其无，不愿信其有，于是不了了之，并不追究胡惟庸的责任。倒是那福寿被定了诬告之罪。

胡惟庸罢朝回家，将幕僚切责，从此也不敢再对徐达下手。但他唯恐皇帝日后醒悟，追究自己的不法行为，因此渐渐产生了铤而走险的念头。

胡惟庸虽然是位极人臣的丞相，但并不因此而满足，他的贪欲无边，自信有帝王之数。皇帝就朱元璋做得，我便做不得？我的才学不在他人之下，何必受制于他人？胡惟庸是眼望着朱元璋从一介草寇打下江山的，并不认为朱元璋是什么真命天子，“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只是朱元璋的运气好些而已。难道我就不能相机行事，取而代之？他整日胡思乱

想。

时隔不久，胡惟庸原籍定远的旧宅枯井中生出一棵竹笋，高至数尺。消息传来，门客们便说这是瑞祥之兆，证明胡家有帝王之风水。不久又有消息传来，有人看见胡家祖父三世坟上，每夜红光烛天，远照数里。胡惟庸更加相信自己命当大贵，于是暗中聚集力量，窥测时机，以求一逞。

朝为座上宾 暮成阶下囚

洪武初年，太祖朱元璋对大臣喜怒无常，稍不如意，就给予严厉制裁，因此大臣们无不提心吊胆，唯恐得罪了皇帝。

胡惟庸认为朱元璋并非天生应该穿龙袍的圣明天子，而自己与他同舟共济，打下了江山，处理中枢政务，似乎比皇帝还要得心应手。别人觉得皇帝神圣，自己却能透过神秘的面纱看清他的本质——一个在农民战争中取得胜利果实的幸运儿，正所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皇帝与草寇只有一步之差。“和尚能当皇帝，我就不能？”胡惟庸常常反问自己。

光阴荏苒，一转眼又是数年。在这几年中，胡惟庸并没有坐等时机。他一面苦心孤诣地辅佐太祖朱元璋，一面野心勃勃地结交掌握兵权的武臣。

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都是掌握重兵的勋臣，他们依仗自己劳苦功高，根本不把朝廷的法度放在眼里，经常违法，胡作非为。事情报告到朱元璋那里，朱元璋把他们传唤到殿堂，声色俱厉地说：

“你们不要居功自傲啊，你们再这样下去，我就罢你们

的官，杀你们的头！”

陆仲亨和费聚伏在地上连连磕头谢罪，朱元璋挥手让他们退下。

胡惟庸知道此事，派人把他们请到府中。

“丞相有何吩咐，请快讲来。”

“两位大人都是功勋卓著的元老，为何面有愁色？”

“圣上将我们召到宫中切责，唯恐大祸就要临头，因此正在发愁。”

“两位都是勇将，且握有重兵，我在朝中主政，谁能拿你们是问？就是圣上，也要顺应我等的心意。否则，他在金銮宝殿也坐不稳当。”

“多谢丞相厚恩。我们愿为丞相效力。”胡惟庸软硬兼施，劝两人与他结成死党：“你们如果不早作准备，将来难免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当今圣上与臣下共患难易，与臣下享太平难。”听了胡惟庸毫不掩饰的一番说词，两人点头称善。从此，他们常和胡惟庸在一起密谋起事。胡惟庸命令他们在外联络军官。

胡惟庸深知明朝的官军决不是丞相可以随心所欲调动的，只有皇帝才能任意调集军队，即使联络了几个武臣，也不能拉走军队武装反叛朝廷。必须用阴谋除掉朱元璋，才可以夺取帝位。于是，胡惟庸勾结御史中丞陈宁，取来天下军马籍，从中挑选出勇猛亡命的军士刘遇宝、魏文进等人，培养成自己的心腹，对他们说：“将来总有一天要用到你们的。”这些武士见丞相厚待，莫不感激涕零，都说情愿为丞相赴汤蹈火，决不推辞。

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官拜太仆寺丞，是胡惟庸的亲家，他时常到相府看望胡惟庸。胡惟庸也把他拉进自己的圈